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十三回 缺陷留連 葛藤掛礙

語云：惡惡惡，真慘虐，若要除之須痛割，倘放鬆時禍亂作。不是被他磨，定是受他縛，一到纏身擺不脫。所以臆脾施斧鑿，軟款仁柔用不著。四夷之屏恩不薄，殺戮蚩尤誠聖略。寄語當權應揣度，千里毫厘不可錯。

話說小行者與豬八戒用智賺得釘耙到手，哪管自利和尚死活，竟自駕雲回佛化寺來。到得寺中，唐半偈方用午齋，看見豬八戒擔着釘耙同小行者歡歡喜喜回來，因問道：「那自利師父倒也忠厚，就肯還你的？」八戒道：「那和尚最不忠厚，見我們說起討釘耙，他只是一味胡賴。虧師兄算計，變化了進去，方纔賺得回來。」就將前事細說一遍。唐半偈聽了，嘆息道：「如此設心，種那佛田何用！」小行者道：「他佛田雖有，何嘗真種？不過借佛田名色騙人布施而已。」唐半偈又嘆息道：「佛教本自慈悲，被這些惡僧敗壞，竟弄成一個坑人的法門了。此真解不可不速求也。我們事已完，快收拾去吧。」就要起身。眾僧看見小行者有此神通，又收了豬八戒，將唐半偈敬如活佛，又苦留了半日。到次早方收拾出門，眾僧還要留住等點石來拜謝，唐半偈哪裡肯住。小行者將行李結束做一擔，叫豬八戒挑了，然後扶唐半偈上馬。唐半偈辭了眾僧，同兩個徒弟欣然向西而去。正是：

一心知有佛，見佛取真解，

作速往西去，心忙不敢停。

唐半偈奉旨取解，菩薩護持，又收伏兩個有神通的徒弟同行幫扶，心下無掛礙，放下諸念，安然前進。幸喜一路平安，行有月餘，不是山頂觀雲，就是嶺頭望月，師徒們毫不覺得辛苦。唐半偈因對小行者說道：「我聞得觀世音菩薩曾踏勘長安到靈山，說有□萬八千里之遙，若以一日百里算來，也只消三、四個年頭便走到了，為何當日玄奘佛師就去了□四年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聞他一路上妖妖魔魔苦歷了八□一難，方纔行滿，所以耽擱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我想天下哪所妖魔？不過邪心妄念自生妖魔耳！我與你正性而行，死生聽之可也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說得是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坦平大路忽裂了一條大縫，陷倒馬腳，將唐半偈翻筋斗跌了下來。慌得小行者連忙上前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怎麼平地被跌？」豬八戒看見，也放下行李，扯起馬腳道：「原來地下有條裂縫，師父怎不看走！」唐半偈也只知道地下有裂縫，不曾留心看得，所以被跌。及自爬起來，抖抖衣服再細看時，地下依舊坦坦平平，哪裡有甚裂縫。師徒三人看了俱大驚道：「這真作怪了！」想了一會沒處看頭，只得又扶唐半偈上馬前行。此時，小行者恐防有失，便緊貼著唐半偈的馬身而行；行不上一里多路，忽馬前又現出一個大坑，連人帶馬都要跌了下去，幸得小行者手眼快，一把將唐半偈抓住，未曾跌入去。若是跌入去，雖不死也要傷殘，又虧馬是龍駒，一躍而起，不致損傷。師徒三人忙收拾好了，那陷坑又不見了。三人□分驚疑。唐半偈遂不敢上馬，因同著小行者、豬八戒步行。

此時，日已平西，小行者因跳在空中一看，見路左一帶林子裡有人家，遂落下來與唐半偈說道：「這條路有些古怪，今日天也不早了，這林子裡有人家，我們且去借宿了，問個明白，明日再走不遲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徒弟說得有理。」因彎彎曲曲轉入林子裡來。那林子裡果是一村人家。但見：

三家臨水，五舍沿山。臨水的楊柳風來門徑綠，沿山的松雲霧繞戶庭幽。有幾家驅牧牛羊自成村落，有幾家閑馴鳥雀飛啄除。小巷裡趁日色漁人晒網，大田內乘雨水農父張犁。花深處布帘懸影賣酒人家，石砌中鐵斧飛聲採薪樵客，誰家豚欄正對雞棲，何處禽喧不聞犬吠。乳臭小兒鼓腹而肆嬉游；僂僂丈人倚樹而談經濟。雖不到上世高風，也要算人間樂地。

他師徒到得村中，不見寺院，就在一個大莊院門首小行者牽住了馬，豬八戒歇下了擔。唐半偈下了馬，正打算人去借宿，只見對莊松樹下兩個老者在這裡下象棋。一個老者忽看見他師徒三人在莊前立住，因起身走來問道：「三位師父何事到此？」唐半偈看見，忙回身打個問訊道：「老居士，貧僧稽首了。」那老者慌忙答禮道：「老師父，不象是我近處人。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天子遣往西天，見活佛拜求真解的。今路過寶方，因天色晚了，又尋不見寺院，欲借貴莊暫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敢求老居士方便。」那老者聽見說是唐朝的，且不答應他肯借宿不肯借宿，先將他身上估了一回，又將馬也看看，因說道：「三位不象遠來的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實是遠來的，為何不象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既是遠來，為何一路來人馬並無損傷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一路來跌是跌了兩次，幸有小徒護持，不致損傷。貧僧此來雖為借宿，正要問被跌之故。」那老者纔笑嘻嘻說道：「既跌過也就是了，請裡面去好說。」一面拱唐半偈三人入去，一面又招那下棋的老兒道：「這三位是唐朝來的高僧，也來會會。」那老兒遂歡歡喜喜同唐半偈一齊走進莊來。

到客堂中各各施禮，分賓主坐下，奉過茶，主位的老者因問道：「三位老師大號？」唐半偈答道：「貧僧法名大顛，蒙唐天子又賜號半偈。」因指著小行者兩個道：「這是大頑徒孫小行者，這是二頑徒豬八戒。」隨問：「二位老居士高姓大號？」主位的老者答道：「我在下姓葛，賤名叫做葛根。」因指著那個老兒道：「這就是敝親家，他姓滕，尊諱叫做滕本。我東邊這村叫做葛村，往西去二□里那個村叫做滕村。這兩村中雖不少有上萬人家，卻都是葛、滕兩姓，並無一個雜姓人家。幾遇婚姻，不是滕家嫁與葛家，就是葛家為滕家娶去。所以牽牽纏纏，是是非非，竟成了千古的葛藤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二位老居士俱是世族了。但不知貧僧一路來為何明明坦坦道忽裂成坑塹，使人遭跌，這是為何？」葛根見問，沉吟不語。滕本道：「唐老師既要西行，少不得要進獻大王，就通知他也不妨。」葛根方說道：「只因葛、滕兩姓人多了，便生出許多不肖子孫來。他不耕不種，弄得窮了，或是有夫無妻，或是有衣無食，過活不得。也不抱怨自家懶惰，看見人家夫妻完聚，衣食飽暖，他就怨天恨地，只說天道不均，鬼神偏護；若是良善之家偶遭禍患，他便歡歡喜喜以為快意。不期一傳兩，兩傳三，這葛、滕兩姓倒有一大半俱是此類；又不期這一片葛、滕乖戾之氣，竟塞滿山川，忽化生出一個妖怪來，神通廣大，據住了正西上一座不滿山，自稱缺陷大王。初起時，人家不知他的威靈，他就顯神通將兩村人家弄得顛顛倒倒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怎生顛顛倒倒？」葛根道：「若是富貴人家有穿有吃，正好子子孫孫受用，不是弄絕他的後嗣，就是使你身帶殘疾，安享不得。若是窮苦人家衣食不敷，他偏叫你生上許多兒女，不怕你不累死。夫妻和好的定要將他拆開，弟兄為難的決不使你分拆。後來，知是大王顯靈，故合了兩村上人家同到山上去拜求，許下了年年月月豬羊賽會的大願，故如今方得安居；若是哪個違了限期，或是牛羊不豐，他就連人都拿去吃了，故我這兩村人家無一個不凜凜信教。若是遠方過客不知他的神通，不去供獻祈禱，他將好路上弄得七坑八缺，使人一步步跌得頭破血出，不怕你不去求他；若遇著不信邪的硬好漢不去求他，他到臨了現一個萬丈的深坑，將你跌下去，登時長平，叫你永世不得翻身。你道利害不利害！唐老師既要西行，這供獻之事也須打點。」唐半偈聽了，低頭不語。小行者接問道：「若要供獻，須得什麼東西？」葛根道：「豬羊是不必說了，還有一言，恐怕見怪，不敢在三位面前說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但說何妨。」葛根道：「那大王最惱的是和尚，故我這葛、滕兩村，並無一個庵觀寺院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可知那大王為甚惱和尚？」葛根道：「他說和尚往往自家不長進，單會指稱佛菩薩說大話騙人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這句話可真麼？老葛不要說謊，我明日拿那缺陷大王來，要當面對會哩。」葛根聽見小行者叫他老葛，因睜著眼看小行者道：「這位孫師父倒也托熟，我老人家一把年紀，說的是正經話，他卻當取笑。那缺陷大王正坐在那裡等你去拿哩，怪不得那大王惱和尚會說大話。」小行者又笑道：「據你說，只道我拿他不來？」因對唐半偈道：「師父，既有賢主人相留，你可安心歇下過夜，等我去看看是什麼妖怪！若是不打緊，拿將來打殺了，明日好走路，也省得他不住的陷人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去看看固好，須要仔細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打緊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幫師兄去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消你去。你須看好師父在家。」滕本聽見他師徒們商量要去看，忍不住插說道：「這位孫小師父想是痴子，此處到不滿山足有七、八百里路，怎說看看就來明日好走？」小行者又笑道：「老葛、老滕你二老者乃天下之小老也，曉得什麼？」說一聲：「我也去！」早已跳在空中不見他蹤跡。嚇得葛、滕兩個老兒面面相覷道：「原來是會飛的羅漢，我等凡夫俗眼如何認得？」因向唐半偈再三謝罪，忙備盛齋款不題。

卻說小行者將身略縱一縱，早已看見一座大山當面。細看那山雖然大，卻凸凸凹凹七零八缺。暗想道：「此定是不滿山了。」落下雲頭到山上一看，只見半山一座廟宇甚是齊整，廟門上題著七個大金字道：「缺陷大王威靈廟」。走進廟去，只見兩廊並階下無數豬羊，俱捆縛在地，大殿上靜悄悄不見一人。原來，這些祭獻的人家都是早晨結聚了百數十人，方敢到廟中來還願，就是進廟，也只是在階下放了豬羊便走，也不敢求見大王之面。此時天已傍晚，故不見人。小行者看了一回不見動靜，遂穿出廟後上山來。只見當頂上一塊大石，石上坐著一個妖怪，生得虎眼豺口，猛惡異常。旁邊圍繞著三、五小妖，將生豬、生羊殺倒了，血淋淋的在那裡大嚼。小行者看見大怒，忙向耳中取出金箍棒，大叫一聲道：「潑魔，好受用！你只知弄人的缺陷，誰知你今日自家的缺陷到了！」雙手舉鐵棒劈頭就打。那妖怪忽抬頭，看見小行者來得勇猛，急將手往下一指，只見小行者腳下忽現一個千萬丈的大深坑，幾乎將小行者跌了下去。虧得小行者靈便，急將身一縱，早已跳在空中，笑罵：「這賊潑魔好跌法，指望陷你孫祖宗哩！你會跌，我會打，不要走，且吃我一棒！」舉棒又照頭打來。那妖怪見陷他不得，又見一條鐵棒打來，只因手中沒有兵器，著了急就將身往下一鑽，竟鑽了進去。許多小怪看見大王鑽入地中，他一個個也都鑽了入去。小行者提著鐵棒沒處尋覓入路，因將妖怪坐的那塊大石頭一棒打得粉碎。大叫著罵道：「潑妖怪！你既要在西方路上做大王，顯靈哄騙血食，也須硬著頭挨你孫祖宗一兩棒，纔算好漢，怎麼手也不交，就畏刀避劍躲了入去？這等膿包，怎做得妖怪？怎做得大王？再躲了不出來，我一頓棒將你廟宇打翻，看你明日有甚嘴臉見人！」那妖怪伏在地下聽見，果然不好意思，只得拿了牛筋藤纏就的兩條木鞭，從後山轉了出來，大罵道：「你是哪裡走來的野和尚？這等大膽！敢在我大王面前放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不說你也不知，我乃當年大鬧天宮孫大聖的後人孫小行者，今保唐師父奉欽命往西天見佛求解。可是野和尚？」妖怪道：「你既奉欽差，是個過路和尚，為何不走你的路，卻來我這裡尋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佛門慈悲，巴不得舉世團圓，你為何以缺陷立教，弄得世人不是鰥寡便是孤獨？」妖怪笑道：「你佛教果是異端，不知天道。豈不聞天不滿東南，地不滿西北。缺陷乃天道當然，我不過替天行道，你怎麼怨我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這也罷了！你怎麼弄玄虛跌我師父？」妖怪道：「不但跌你師父，還要吃你師父哩！」小行者聽見說「吃師父」三字，滿心大怒，舉起鐵棒就打。那妖怪用雙鞭急架相還，在山頂上一場好殺。但見：

一根鐵棒當頭打，兩柄藤鞭左右遮。鐵棒打來雲慘慘，木鞭遮去霧騰騰。鐵棒重，顯小行者威風；藤鞭利，逞潑魔王手段。動地喊聲，山川搖撼；漫天殺氣，日月無光。和尚恨妖魔妄生缺陷，思斬其首以填平；妖魔怪和尚擅起風波，欲捉其人而抵住。妖自妖，僧自僧，本水火無交，不知有甚冤愆，忽作性命之對頭；邪惡正，正惡邪，又相逢狹路，縱無絲毫仇恨，自是死生之敵國。

小行者與那妖怪戰不上一二回合，那妖怪的藤鞭如何架得住鐵棒，著了急將身一閃，又鑽入地中去了。小行者沒處尋人，又罵了一回，妖怪只做得不聽見。小行者沒法，又見天色漸晚，只得踏雲回到葛家。

此時，葛、滕兩個老兒尚陪著唐半偈說閑話，忽見小行者從天上落下來，忙起身跪接道：「孫老爺回來了。」小行者忙挽起來，笑說道：「二位老居士何前倨而後恭也！」兩老道：「村莊老朽，肉眼凡胎，不知是飛升羅漢，萬望恕罪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賢主人，哪個罪你？」唐半偈因問道：「你看得怎麼樣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滿山上果有一個妖怪，他見了我，將地下一指，忽現出一個大深坑，他指望跌我入去。不期我手腳快，跳在空中舉鐵棒就打，他急了，遂將身鑽入地下去了。被我在山上百般辱罵，他忍氣不過，只得拿了兩條藤鞭從後山轉出來，與我抵敵，戰不到一合，我的棒重，他支架不來，正要拿他，他卻乖覺，將身一閃，又鑽入地中去了。我又百般辱罵，他只不出來，連我也沒法。又見天晚，恐師父記掛，只得且回來說聲，明日再算計拿他。」葛、滕兩老聽說，俱伸舌頭道：「我的爺爺，缺陷大王這等凶惡，倒被孫老爺打得躲了不敢出來，真是羅漢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打，值什麼！明日少不得拿住他，與你闔村看看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似他這等鑽入地去，卻怎生拿他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吾看此妖怪手段甚低，只是這一鑽倒有些費手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會鑽地的妖怪本事有限，料不過是狐兔之類，雖然亂鑽，定有個巢穴在那裡。明日，等我同師兄去尋著他的巢穴，一頓釘耙包管斷根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兄弟這一想甚是有理，縱非狐兔，定是木妖。木能克土，所以見土即鑽入去。我想：金能克木，只消與太白金星商量，定有法治他。」葛、滕兩老道：「太白金星乃天宮星宿，孫老爺怎麼與他商量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天宮乃是我們的娘家，怎麼去不得？」兩老聽了愈加欽敬。

不一時，天色傍晚，葛根供上晚齋，請他師徒受用。吃完了，小行者走到堂外一看，天上晚日已落，太白已掛西天。因對唐半偈道：「師父請安寢，我趁此良夜去與金星商量商量就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自去，我或寢或坐，自有二位老居士相陪，你不須牽掛。」小行者得了師命，一個筋斗雲竟闖至西天門外。只見金星正同水星揚光吐彩，羽儀象緯。因上前高叫道：「老太白好華彩耶！」金星看見是小行者，因問道：「聞你已遵祖訓，皈依佛教，與唐半偈做徒弟上西天求真解了，為何又有閑工夫到此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正為與唐長老做徒弟上西天，沒閑工夫，所以忙忙急急乘夜到此。」金星道：「為著何事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向蒙高情勸善，又蒙老祖家教，所以入於佛門遠上西天也。只道西天路上好走，不期纔出門便有許多兜搭，故特來求救。」金星道：「有甚兜搭？可說與我知道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待我細說。」正是：

說明委曲，指田平山。

不知說些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